

二、東方畫會之緣

回顧我學畫的際遇和生涯，李仲生老師對我的影響太大了，無論是他所宣揚的前衛藝術精神、畫畫的技法或創作方向上，他的教導與鼓勵，引領我走出自己的路，也改變了我的命運。我深深覺得，能夠受教於李仲生老師，真可說是我一生中最幸運的事。

——摘自〈永遠的藝術前鋒〉，吳昊口述／劉榕峻整理

〔右頁圖〕
吳昊 舞（局部） 1981 油彩、畫布 100×80cm

〔下圖〕
1950年代，畫友們攝於吳昊的防空洞畫室。前排左起：夏陽、霍剛、吳昊；後排左起：陳道明、蕭明賢、歐陽文苑、李元佳。



吳昊與現代藝術導師李仲生

中華文化總會為表彰推動臺灣美術教育有功的前輩藝術家，感念他們在臺灣各地撒播文化種籽，繼而開枝散葉，造就了許多藝壇精英，特別舉辦「傳燈」系列展覽，展出前輩藝術家的生平事蹟、創作、手稿，以及受業學生的作品。2015年3月的第二檔期，即推出了「意教的藝教——李仲生的創作及其教學」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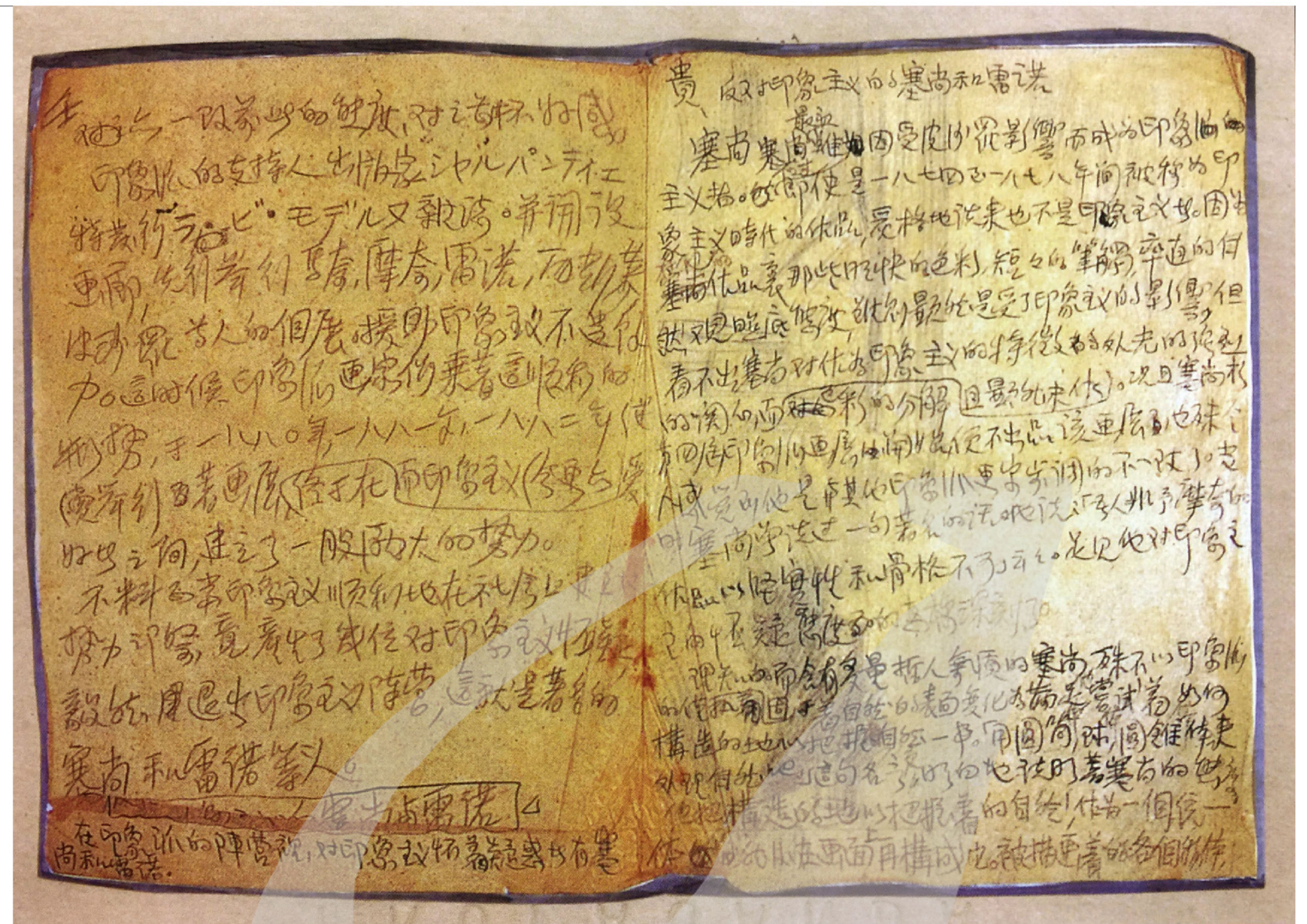
素有「臺灣現代藝術導師」美稱的李仲生，是藝術界的傳奇人物，1912年出生於廣東韶關，早期入廣州美專就讀，再入上海美專研究所，與常玉、關良、龐薰堯等人組成「決瀾社」，嗣又赴日進入東京前衛美術研究所，受東鄉青兒、藤田嗣治等人影響，踏上前衛藝術之途。1949年渡海來臺之後，任教於北二女、政工幹校；1951年與朱德群、趙春翔、林聖揚、劉獅等人舉辦「現代繪畫聯展」，為戰後初期臺灣現代繪畫的先驅性展覽；之後在臺北開設私人畫室，同時在報紙上發表大量藝術評論文章，開啟了現代繪畫在臺灣的新局面；1955年赴員林家商、彰



「意教的藝教——李仲生的創作及其教學」展的畫冊封面。



1979年，李仲生個展現場師生合影。右2為吳昊，右3為李仲生。



李仲生的藝術評論手稿。

化女中擔任美術教員，並持續以體制外的前衛教學方式，傳授現代藝術理論，指導年輕畫家創作，直至1984年辭世。

對臺灣現代藝術的發展，李仲生無疑是關鍵人物。迥異於一般學院式的教學，他在咖啡館、茶館以獨特的一對一教學方式，強調啟發個人的藝術潛能、思惟，開發自我獨特的風格。在他的指導下，學生們的作品不但各有面貌，許多人也得到國際的肯定，後來先後成為臺灣現代藝術創作的中堅。受到李仲生的精神啟迪，學生們相繼組成「東方畫會」、「自由畫會」、「饕餮畫會」、「現代眼畫會」等藝術團體，各自以他們的影響力，接續發揚抽象藝術，讓李仲生所播下的前衛藝術種籽，得以開花結果，終成一樹繁花。

「意教的藝教——李仲生的創作及其教學」特展，除展出李仲生的油畫、素描等繪畫作品外，更廣及其理論、隨筆信函等，希望完整呈現這位傑出藝術家的思想與創作。此外，中華文化總會也特別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南海藝廊合作，精選李仲生部分學生的作品一同展出，藉由師

生作品對照，呈現李仲生「以精神傳精神」的精髓，引領觀眾體會藝術創作的自由與無限。

談到李仲生的教學方式時，吳昊回憶：

第一次遇見李仲生老師的時候，是在民國四十一年時師大美術系，老師在臺北市漢口街開辦美術研究班，和夏陽參加該班上課，該班有素描、水彩、理論等課程。李老師講美術概論，講的都是現代的畫家，如塞尚等後期印象派，我當時聽了很好奇。我那時很年輕，也不太了解，老師說的這些從來沒有聽過，三個月課程結束，美術班因學生太少而結束了。

後來他們在畫室內畫素描，同學互相輪流做模特兒，吳昊那時覺得不喜歡木炭筆，而喜歡用毛筆，向李仲生提出，老師說可以，只要覺得



1979年，版畫家畫廊舉行李仲生畫展時留影，左起李錫奇、李仲生、吳昊。

〔左、右頁下圖〕
臺灣現代藝術家群合影。左起：朱為白、蕭明賢、霍剛、秦松、黃潤色、陳昭宏、吳昊、歐陽文苑、李錫奇、江漢東、夏陽、陳庭詩。



[左圖]

李仲生 NO.029
1977
壓克力顏料、油彩、畫布
90×64cm

[右圖]

李仲生 NO.053
1971
壓克力顏料、油彩、畫布
90×60cm



[左下圖]

李仲生（左）與吳昊、朱為白（中）合影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[右下圖]

1951年，李仲生與劉獅都在政工幹校教美術，此為劉獅教素描課的情形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

順手、自己喜歡，就用什麼材料來表現。

吳昊強調，李仲生的教學方式著重啟發性，注重個人的個性發展，

從不勉強。如果班上同學畫得相似，他會嚴厲糾正，要求改進，但是他



吳昊 童趣 1969
油彩、畫布 60.5×72.5cm

從來不為學生改畫，只是告訴學生，讓他們自己去體會、去思索不同風格。星期日在空總附近的茶館裡，李仲生和兩班學生談現代繪畫的流派、理論及現代畫家的故事，引導他們認識現代繪畫。這給予了吳昊很大的啟示，「這是我這一生中最幸運的事，能夠受教於李仲生老師。」他說。

從「自由自畫」到「東方畫會」的成立

愛「自由自畫」的吳昊，是怎麼認識李仲生老師的呢？那得從黃榮燦（1920-1952）的美術班說起。

1950年，黃榮燦和劉獅（1910-1997）在臺北市漢口街開辦了一家美術研究班，有理論、素描與水彩等課程，李仲生教美術概論，劉獅教素描，林聖揚教水彩，黃榮燦是班主任，還有朱德群與趙春翔等人，他們

吳昊 雞 1969 木刻版畫
57×72cm



當時都是師範學院藝術系的老師。美術班位在一間廣告公司樓下，門口還堆滿了手繪的電影看板。吳昊和夏陽在報上看到招生廣告，一星期上三次課，學費是三十元。那時他們的薪水也才三十五元，夏陽說他六叔六嬸（何凡與林海音）能為他付學費，但吳昊根本沒錢，表哥也無法幫忙。吳昊很不甘心，於是拿了自己的一些素描去找黃榮燦，告訴他自己想學畫。黃榮燦就要吳昊來半工半讀。工讀要做什麼呢？就是上課前在教室擺畫架、桌椅、準備教材，幫忙發紙等。還好那時部隊長官也很體諒，說年輕人多學些東西好，就批准吳昊請假去學畫，想不到這個選擇卻改變了吳昊的一生。

有一天黃榮燦告訴吳昊，他學校有事不能來，但李仲生下午會來上課，要吳昊等李老師。吳昊沒見過這位李老師，他長什麼樣？黃榮燦說他有個特徵，夏天就穿短褲，褲腰別著毛巾，手上拿著報紙，戴個斗笠，像個農夫模樣的就是了。於是吳昊就在門口等，果然如黃榮燦所



吳昊 船家 1969
木刻版畫 44×92cm

說，李老師戴著斗笠現身了，那是吳昊第一次見到李仲生。

李仲生教美術概論，講後期印象派、畢卡索、立體派等現代畫家，吳昊那時年輕而好奇，李老師說的這些，他從來沒有聽過，所以每堂課都聽，但不太了解。夏陽則是向劉獅學素描，上完課就離開，所以沒上過李仲生的課。可惜的是，那個年代學美術的人很少，本來班上還有十幾個學生，後來愈來愈少，招不到人，也就無以為繼，所以這個美術班只辦了一期三個月就結束了。

直到吳昊和夏陽在空總旁的電線桿上，看到李仲生畫室的招生廣告，吳昊馬上遊說夏陽：這位李老師教的很不一樣，一定要去學學看。於是他們興奮地循地址找到李仲生的畫室，也就是他寓居的一幢簡陋民居，位在附近的安東街。他住樓上，一樓是客廳，也權充畫室。李仲生一眼就認出吳昊，看到原先美術班的學生來了，很是歡迎，事實上李仲生很挑學生。於是吳昊、夏陽和歐陽文苑三個人，每週有三天晚上就摸著沒有路燈、烏漆嘛黑的田間小徑，到李仲生住處去學畫，三年多從未間斷。

一開始是畫石膏頭像，吳昊記得畫室只有兩個石膏像，後來才是同

[右頁圖]

吳昊 四臉 1970
木刻版畫 103×35cm

[右圖]

李仲生畫室一角。



學互相作模特兒，輪流畫對方。那時畫室裡沒有電燈，照明全靠薄弱的電石燈，有時用煤氣燈代替，連畫架都是自己用木板釘成的，很克難。但是大家學習的情緒都很高，完全是一種對藝術自修的強烈意願在支持著。

李仲生（左）的咖啡館教學。右2為吳昊。



李仲生教畫時從來不改學生的畫。看見有某個學生畫得比較好，其他學生就學他的方法畫，他總是會責備：「你畫自己的就好，學別人幹什麼呢？」吳昊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次，夏陽、歐陽文苑、金藩和吳昊在畫素描，李仲生下樓來看了他們的畫，詫異地說：「你們每個人都長得不一樣，名字也不一樣，怎麼畫出來的維納斯都一樣呢？你們畫畫應該有自己的看法，總不會每個人的看法

都一樣吧？」當下他們感到很納悶，因為聽不懂老師的意思，又不好意思問。於是幾個人商量，你畫粗線條，我畫細線條，你畫深些，我畫淺些，盡量在外觀上有明顯的區別。後來李老師再看他們的畫，便肯定地說，「對了，每個人有他的個性，應該表現出不同的東西。」

他們這才體會到，原來李仲生是要他們在畫畫中找自己的東西。後來畫素描，他們就盡量加強自己的看法。李仲生看畫會強調個性傾向，他會讚美每一位同學的優點，諸如誰的動態很好，誰的造型很好，誰的有雕刻性等，把他們每個人區別開來。雖然畫的是同一個石膏像，但外表看起來有明顯的不同，風格也就出來了。

李仲生強調素描、速寫很重要，是畫畫的基礎，要求學生們到戶外速寫。於是吳昊和夏陽、歐陽文苑相約，到當時臺北市信義路上的「小美冰淇淋」，叫一盤最便宜的冰，然後把店內的客人當成模特兒來畫速寫。吳昊描述他們畫速寫的情形：「可是人還沒畫多少，冰卻一會兒就化了，總不好賴著座位不走啊。我們只好點一片西瓜，只咬一口就放在桌上，這樣一畫就是一個下午。有時跑到火車站去畫來往的行人旅客，有次還碰到憲兵上前質問，你到底在畫什麼？我回答說就畫人啊。在那個年代，什麼都是被控制的，政治的力量無所不在，就像那憲





吳昊 木偶 1971
木刻版畫 80×65cm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兵，他根本不懂什麼是藝術，卻可以如此干涉你。」

學畫學了一年多以後，李仲生把畫室的兩班同學集合起來，包括霍剛、蕭勤、蕭明賢、李元佳、陳道明、夏陽、歐陽文苑等，星期日聚在空總附近的茶館裡，然後帶一些日本的藝術畫冊、雜誌，和他們談現代繪畫的流派、理論及現代畫家的故事，並講解什麼是超現實、立體派、抽象繪畫等。後來，兩班同學就漸漸熟識了，他們也就是後來「東方畫會」的發起成員。

■ 感恩的心推動「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」

後來，蕭勤到西班牙留學，蕭勤寫信來告訴他們，西班牙有很多畫會，成員都是志同道合的畫家，有共同的理念，而組織畫會來發表自己的作品。大家得此信息，感到相當興奮。那時有些李仲生的學生參加省展落選，於是想到他們可以組織畫會來發表自己的作品。

不過，在那個時代，團體活動與集會是不被允許的，畫家、作家只能參加官方唯一許可的中國文藝協會，就連出國也需要申請。但以他們那時的年齡，最大的二十五歲，年紀輕的二十三歲，根本不了解事情的嚴重性。有一天，歐陽文苑向李仲生提出組畫會的念頭，老師很不贊成，並嚴斥歐陽文苑。不久以後，有一天他們去上課，發現李仲生家大門深鎖，問了房東才知道老師已經搬到中部去了。那時李仲生有風濕痛的毛病，他們以為他是因為身體健康的因素搬到中部，也許那兒的氣候比較適合他吧！

之後，他們組織畫會，由霍剛執筆撰寫一篇文章，當作畫會的「宣言」，強調現代繪畫，反對學院、反傳統，以創造新的中國繪畫為宗旨，稱為「東方畫會」，是要強調以東方為出發點。眾人商量後，決定請李仲生看看。他們到了當時的員林職校找到李仲生，說明了來意，未料老師卻是當場臉色發白，連看也不看，只是連聲說：「你們回去！你們回去！」李老師怎麼變成這樣子呢？吳昊心裡很疑惑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為什麼老師會發那麼大的脾氣。1956年開始，他們每年都開「東方畫展」，



「東方畫展：中國、西班牙現代畫家聯合展出」畫冊封面。

1960年，第4屆「東方畫展」參展畫家於臺北展場合影，著白衣者為吳昊。





1960年代，東方畫會成員團體合影。左起：朱為白、李文漢、吳昊、席德進、李錫奇、鐘俊雄、黃潤色。

但李仲生從來沒有來看過，只有偶爾寫信給吳昊，表達鼓勵的意思。他們並不了解老師的意思。東方畫展共開了十五次，也就是在第15屆結束以後，他們才再與老師見面。

日後吳昊回想，可能是因為那時的环境不允許有團體活動，李仲生憂心他們組織畫會惹來麻煩，此時他也才知道，李仲生正是因為這件事才離開臺北的。1951年，黃榮燦出了事，隔年竟被拉去馬場町槍斃，



吳昊 雙馬圖 1971
木刻版畫 80×52cm

他們雖不明白內情，但也嚇到了。李仲生和黃榮燦一起來臺灣，那時兩人都是四十幾歲。吳昊心想，李仲生可能就是擔心這一點，所以才想避嫌。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和現在完全不同。

吳昊回憶，李仲生在彰化女中教了二十多年，經常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，宣揚現代繪畫。但他很少開畫展，生前只在1979年於臺北的版畫家畫廊和龍門畫廊聯合開過一次個展。李仲生也是到了彰化以後才開

〔左頁左圖〕
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入口。
（王庭玖攝）

〔左頁右圖〕
黃榮燦的名字如今被刻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的紀念石板上。（王庭玖攝）



〔左上圖〕

1998年，李仲生遺作及史料捐贈儀式紀念照。後排左6為吳昊，右4為臺灣省立美術館館長倪再沁。

〔右上圖〕

黃潤色（後左）、朱為白（後右）、詹學富（前左）、吳昊（前右）於「中國現代繪畫先驅李仲生」墓碑前留影。



李仲生過世時，學生們恭送到墓地並合影紀念。



始創作抽象畫；在臺北畫室，他只看過一幅李仲生的靜物畫。

1984年，李仲生身體不適，住進彰化基督教醫院，檢查結果是大腸癌。院方打電話來說老師病重，吳昊於是趕忙去看他。後來又轉到臺中榮總，幾個門生輪流看護著，李仲生在病榻上也表示希望他們能鼓勵後進。

因此，1984年李仲生過世後，他們幾個人共同成立了「財團法人李仲生現代繪畫文教基金會」，希望為老師略盡心力，包括處理他身後留下的畫作。為了彰顯李仲生推展現代美術的精神，1998年7月，由吳昊出任董事長的基金會在理監事會議表決通過，決定把李仲生遺作及資料捐給臺灣省立美術館典藏。那時倪再沁是臺灣省立美術館（今國立臺灣美術館）館長，美術館接受了基金會的捐贈，他們和館方談好，希望每



〔右頁圖〕

吳昊 嬉 1979
油彩、畫布 89×73cm
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年為李仲生辦展覽或活動。1999年5月7日至8月29日，臺灣省立美術館即舉辦「向李仲生致敬（一）系譜·李仲生師生展」。因此，李仲生身後所留下的畫作，今日大多典藏在國美館。除了舉行展覽，李仲生基金會也定期主辦繪畫獎，提供獎金給藝術創作者與研究者，以表達他們身為學生對老師的一些心意。

自籌組基金會以來，吳昊擔任董事長二十多年。木訥、不善言辭與社交的吳昊，有著執著、甚至拗強的個性，正因為這種個性，使他在將近一甲子的藝術旅程中，始終歡愉而無悔地走著一條不變的道路，成就出個人獨特的藝術風格，在臺灣藝術史上占有相當的地位。